

# 台上沒有布景 角色無名無姓

## 陳恒輝：就是要觸怒觀眾

### 朱德群作品拍出新高價

【本報訊】香港佳士得秋季拍賣會開幕，上周六（二十四日）舉行了「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會，總成交額四億二千零四十萬港元。推出拍賣的四十五件作品中，朱德群的《白色森林之二》以六千零二萬元成交，刷新朱德群作品拍賣的世界紀錄。新加坡藝術家鍾泗濱的作品《抽象三聯作》以四百二十二萬元成交，亦打破鍾泗濱作品拍賣的世界紀錄。該場拍賣會成交率以項目計算為87%，以成交額計算為95%。

此外，佳士得將於十月二十五日上午舉行「亞洲二十世紀藝術」（日間拍賣），推出二百五十八件拍品，總成交一億四千九百七十五萬一千元；下午「亞洲當代藝術」（日間拍賣）推出二百七十八件拍品，總成交一億零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元。

佳士得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部國際董事張丁元表示：「今年秋季，我們增加了拍品的數量，擴大了拍品的種類，吸引了眾多國際買家和買家的參與，提高了此次拍賣的總成交量並促進了銷售的增長。此次拍賣我們見證了亞洲藝術市場區域和跨文化的特點，如歐洲買家購藏東南亞藝術家作品，日本藏家購藏越南藝術品。」

另訊，保利香港首場拍賣會在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舉行，兩天拍賣會總成交額共五億二千萬元。保利首次開拓香港拍賣平台，推出「中國現當代藝術」、「中國書畫」、「中國古董珍玩」及「珠寶」四大專場，四百件拍品總成交率平均82%。其中，朱德群作品《紅肥綠瘦》以四千零二十五萬元成交。張大千作品《番女制鬘圖》以四千八百三十萬元成交。

保利香港拍賣執行董事張益修表示：「四成拍品以超過高估價的價格拍出。這次拍賣不僅吸引了大中區華區的買家，也有許多西方藏家及媒體前來觀賞，為保利開拓香港及國際市場奠定穩健發展之基礎。保利香港以後每年將定期舉辦春秋兩季拍賣會，也會在新建成的位於金鐘太古廣場的藝術空間定期舉行藝術展覽及專題拍賣。」



▲導演陳恒輝中學時便開始接觸漢德克作品 本報攝



▲陳瑞如（前）說，演這齣「不能演」的劇場作品，唯有「坦蕩蕩」面對自己及觀眾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陳恒輝最近排了兩齣戲，反差頗大：一齣是致敬致群劇社四十周年的《納蘭》，全體語言無一句台詞；將於下月初演出的另一齣，是奧地利先鋒劇作家彼得·漢德克的《觸怒觀眾》，「（演員）整場都要不停講不停講」。

《觸怒觀眾》的台詞無甚邏輯，又大多有關形而上的思考，比如劇場與社會，比如看與被看，自嘲與反諷種種。陳瑞如、文瑞興、周家輝和梁智聰四演員，要在光禿禿沒有布景又絕少道具的舞台上，演四個無名無姓的人。

**打破演戲慣例**

對四位演員來說，今次的演出，記住台詞比揣摩角色重要得多。因為，根本沒有角色供他們揣摩。也沒有情節，不遵從台上演戲台下看的慣例。「這齣戲一開始，演員就告訴觀眾，你們今晚，不會有戲看。」陳恒輝說。

「這齣戲的目的是要觸怒觀眾。」周家輝說。甚至連海報都被設計成「惡搞喜劇」的模樣，四位演員要麼一身藍黑，要麼一身亮紅，都在不停指點觀眾的耐性和耐性。四位演員你唱我和，一句句「你不過是……」或者「你以為你可以……」被演員（或者稱之為演說者更合適）響亮又硬梆梆地甩在觀眾面前，台下那些安靜坐着、希望舒舒服服看一晚演出的人被惹惱了，觀戲主動性於是被激發，於是有了對自身劇場內外角色的反思。

「究竟什麼是舞台？什麼是劇場？舞台是不是只有在劇場中才稱得上舞台呢？如果劇場外也有一個舞台，在那個舞台上，我們的角色是什麼？」陳恒輝說，排這齣戲時，他不停將這些「什麼」拿來，問自己也問演員。

漢德克從來不會是「鬧過觀眾便算」的人。這位詩人兼劇作家生於二戰時納粹佔領下的奧地利，他筆下的文字，不論電影劇本《柏林

蒼穹下》或舞台劇本《自我控訴》又或自傳意味濃烈的小說《夢外之悲》，都滿是蒼涼蕭索味道。

**演與不演找平衡**

讀中學時看過《柏林蒼穹下》並念念不忘至今的陳恒輝說，電影末尾天使念的一首詩，《當孩童仍是孩童》，寫盡了生命的不安、瀟灑、羞恥和嚮往。

「為什麼是我，不是你？為什麼我在這兒，不在那兒？……為什麼，我這個人，在來到人世前並不存在？為什麼，我這個人，總有一天不再是我？」

「這齣的主角是觀眾。」周家輝說。若觀眾離場時，能記起些或想到些什麼，最好。「你人生的第一幕第一場，就是你邁出劇院的第一步。」陳恒輝說，自己尤其喜歡漢德克在劇中反覆提及的一個譬喻——「序幕」。

其實，這不單是觀眾的序幕，也是導演陳恒輝的，也是演員的。四演員都不是新人，但猛地置身這樣「不能演」的作品中，還是有些不適應。台詞難記，節奏快和雜亂，在「演」和「不演」之間找一個平衡……這些對演員們都是挑戰。

「演這齣一齣戲，演員會有不安感。」文瑞興說。

「我們能做的，只有坦蕩蕩面對觀眾，也面對自己。」陳瑞如說。

五年前，陳恒輝曾考慮排這齣《觸怒觀眾》，無奈時機和心理準備都不成熟。現在，似乎一切都準備好，喜歡「觀劇」喜歡在舞台上呈現圖景的他，也要用這張幾近光禿的舞台，用不停講不停辯證不停自相矛盾的一個多鐘頭，面對觀眾了。

首演十二月六日竟是漢德克生日。「你看，有多巧。」陳恒輝說。

編者按：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主辦的《觸怒觀眾》，十二月六至九日在沙田大會堂文娛廳演出五場。查詢可電二七八四七九三八。



▲《觸怒觀眾》導演、演員及幕後工作人員合照 本報攝



▲演員在排練中 本報攝



▲文瑞興（右一）首次參演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作品 本報攝

### 新園地

責任編輯：傅紅芬

**紅塵記事**

前兩日聽樓下保安說了句「馬死落地行」，細琢磨真是那麼回事：本來是騎在馬上趕路的，但遭遇不佳，馬死掉了，只好從馬背上爬下來，用自己的腿走路吧！

**馬死落地行**

粵語富於表現力，很多詞語既抽象又傳神，例如「馬死落地行」，即是說朽木不可雕也，形容某人沒能力做事；「炒魷魚」本是廣東菜式，後引申為遭老闆開除被追趕鋪蓋走人，此詞流傳西南北，被廣泛引用；還有像「八卦」、「擦鞋仔」、「世界仔」等，都是些形象色彩很生動的詞語。

**慕秋**

這位保安平時話語不多，他是上日班的，返工時間為早六點半至晚六點半。他天天自製一個紙盤，上面鋪滿鮮花，置於辦公桌上。每當他快下班時，這盤鮮花極濃的東西便成了慕秋。他快下班時，我就到了我家電視櫃上。

看他好像很喜歡小孩子，有一天終於問他：你有孫兒嗎？他打開手機給我看，哈！一個六、七歲的「鬼仔」，好可愛！這位保安六十八歲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會留學美加，兒子們現在港鐵等大公司供職，女兒則嫁了個丹麥人，跟過去了，那個男孩就是他們的，兒女們生活都不錯。慕秋不禁大讚：「兒女個個成才，伯伯好厲害啊！」

保安說，他以前是開印染廠的，可以賺到錢，但該行業式微後，他只好改行。馬死落地行，只要能供子女完成學業，不管做什麼都好。這位曾經的老闆給慕秋上了一課。

**星光影**

Scaphine Louis 是無師自通的女畫家。一戰前夕，德國畫家 Wilhelm Uhde 來到法國小鎮 Sens，發掘了她的天才。

自從她有晚夢見守護天使後，就開始了繪畫。她省吃儉用，顏料都以極特別的方法配製，作品主題是鄉間花草樹木，質樸鮮麗中透發着原始玄秘的美。

戰爭爆發，Wilhelm 逃離法國；多年後回來，發現 Scaphine 丹青未絕。Wilhelm 計劃為她舉辦畫展，燃起她的希望。於是她過起奢華的生活，甚至毫無理由地訂婚……好景不長，畫展最後因經濟大蕭條而流產。Scaphine 大受打擊，最後被送入瘋人院終老。

《舊約》天使 Scaphine 為六翼火龍，專門看守上帝的御座，吟唱《三聖哉頌》（Holy, Holy, Holy）。語源上，Scaphine 確有燃燒及蟒蛇之義，故譯作「熾天使」。

這種靈體既具有天堂的聖潔，又象徵着原始的生命力。花落了，花才開。大師死了，傑作才會贏得普世認可。以「熾天使」命名的 Scaphine 說：我傷心時，就會抱着樹枝，跟小鳥說話。她是虔誠的教徒，長期艱困中始終不放棄藝術。然而，曇花一現的奢華卻顯現她對愛情乃至現世生活的渴望。她的守護天使，就是 Scaphine 嗎？

**獨特的古「山形」玉器**

李英豪

孔（見圖），輒與長玉管接連；乃寓意上（天地）貫通。意念與古人用玉琮祭地、以玉璧祭天大同小異。不過，「山形」玉器應非祭器用；專家們多方面考據和研究，推算是原始民族一種特別頭飾，器上穿孔，玉錐形器，便能插，俾能插，羽披茅，如古玉冠般可鞏固髮上。

出土之半數長濱文化「山形」玉器均刻「獸面紋」。其質，這是原始人心目中祖先與自然神祇之形象。他們祈求上天祖先和自然神祇庇佑家人，望能平安、健康與長壽。考古學家認為是神、人、獸三合一，可說是人的「三面體」。新石器時代先民喜歡把崇拜物人格化，寄託自己心願。

**鄉村戲院**

吳昊

據說，在粉嶺還是一個小鄉鎮的時候，聯和墟是全區最興旺的地段，為了令鄉民在公餘之暇有點娛樂，便設立一間露天戲院。一個簡陋戲院，只有四圍圍牆，內置百張木椅，雖然如此，每當銀幕閃耀着光影，人就立時心花怒放，看得如癡如醉了，這是新界北區第一家戲院。到一九五九年，露天戲院終於改建為粉嶺戲院，可容七百二十個座位，頗具規模。開幕那天請來的主禮嘉賓有民政司黎敦義、影星吳君麗、林鳳、白光等。黎敦義致詞時說：「貴院今日開幕，將使聯和墟居民獲得娛樂享受，即可藉娛樂事業引起農村之繁榮。」

戲院也真的見識了農村繁榮，可惜半世紀滄海桑田，新的市鎮興起，舊的墟市沒落，聯和墟不再熱鬧，旁邊的戲院也被遺忘，變得零落冷清。在結業之前，我向售票員索取一張劇位表留為紀念，她見我是熟客，亦欣然相贈，謝謝。

再見了，我們的鄉村戲院！

**花蔭花開**

陳焯舜

展最後因經濟大蕭條而流產。Scaphine 大受打擊，最後被送入瘋人院終老。

《舊約》天使 Scaphine 為六翼火龍，專門看守上帝的御座，吟唱《三聖哉頌》（Holy, Holy, Holy）。語源上，Scaphine 確有燃燒及蟒蛇之義，故譯作「熾天使」。

這種靈體既具有天堂的聖潔，又象徵着原始的生命力。花落了，花才開。大師死了，傑作才會贏得普世認可。以「熾天使」命名的 Scaphine 說：我傷心時，就會抱着樹枝，跟小鳥說話。她是虔誠的教徒，長期艱困中始終不放棄藝術。然而，曇花一現的奢華卻顯現她對愛情乃至現世生活的渴望。她的守護天使，就是 Scaphine 嗎？

**間性**

收藏高古玉器，或常到各大博物館參觀遠古文物者，多少會對原始民族及其社會、信仰，以至意識形態等有進一步認識。

例如附圖，乃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距今約四千五百年前）刻「獸面紋」的「山形」玉器，亦稱作「三叉形」器；造型與紋飾皆十分獨特。迄今，據知僅於餘杭反山和瑤山墓地出土這種紋飾之「山形」玉器；浙江其他地方皆沒有發掘出來。

**人間百貨**

我北遷新界多年，因為果僅存的鄉村戲院在兩年前無聲無息地結業，多麼可惜。

住到北北，要看電影，最近的正是粉嶺戲院，只消步行二十分鐘，就來到位於聯和墟的這家戲院。我愛它的鄉土風情，是兩層樓的長方形村屋式建築，樸實無華，甚至保留了三角尖頂，上面還鋪着瓦片。購票時也叫我驚嘆，因為不設電腦售票，售票員手持紅筆塗着劇位表，然後把座位號碼寫在戲票上，我拿着那古老的票子興奮莫名，簡直感到時光倒流二十五年。直到結業，粉嶺戲院仍拒絕電腦化，堅持人手劃票，相信全港只此一傢了。

**兩村打醮**

陳天權

八鄉蓮花地和牛徑村毗鄰而立，最近接連舉行五年一屆太平清醮，兩者同是三日四夜，前後合共八天。許久以前，兩村是以「合山園」的名義合辦醮會，其後蓮花地基於「合山園」這地名較少人認識，因此在「合山園」後面加上「蓮花地」之名。經過幾屆，到了一九九七年，牛徑村父老認為打醮的名稱亦應加上該村名字，但遭蓮花地的村長反對，結果自該年開始大家分道揚鑣。籌辦一次醮會所費不菲，既要搭建臨時棚架，又要聘請戲班演戲。如今兩村各自打醮，開支比合辦時更高。在蓮花地的醮場所見，花牌均寫上「八鄉蓮花地五載耐恩太平清醮」，畧去「合山園」名稱。但牛徑村的花牌則寫上「合山園牛徑村五年一屆太平清醮」，沿用往日稱謂。

過去兩村合辦醮會是在蓮花地舉行的，那裡有大片空地可供醮壇、神棚和戲棚聚合一起。自從分家後，牛徑村在自己鄉村打醮，由於村內空地不大，所搭的棚便相應縮小。他們僱用的喃嘸師傅與蓮花地相同，但只在頭尾兩天做法事，其他日子從簡。牛徑村村民承認其醮會規模不及蓮花地盛大，他們壓縮開支，志在維持傳統，不讓它消亡。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蓮花地和牛徑都有村民希望回復二十年前兩村合辦醮會的盛況，若果有一位熟悉兩村又德高望重的人士居中斡旋，解決打醮名稱問題，這願望便可實現。

**對付皮膚冬癢**

思健

在你皮膚上叮起一塊時，你會拼命抓搔，不惜皮破血出，這就說明了人能忍受痛的程度遠大於癢。筆者見過一個中風癱瘓的老人，右手動彈不得，左手活動皮膚便發生奇癢，自己又無法抓搔。可想而知，這種折磨有多難受！

家屬說，老人是用尿布的，關係，尿液有時會沾濕被單，「濕症」也因此而起。筆者問，「濕症」老人是否也有癢癢不安的情況？家屬答：好像沒有。不過我們很注重老人清潔，每天都要用熱水幫他抹身，還經常開着電暖器用香皂擦洗，老人還要我們大力擦。

問題可能就在這裡，老人的癢癢不是皮膚病，也不是乾淨引起的。在冬季寒冷的日子，老人皮膚的血管常處於收縮狀態，其汗腺、皮脂腺的分泌也明顯減少，隨之也就會出現皮膚瘙癢情形，這就是冬癢的症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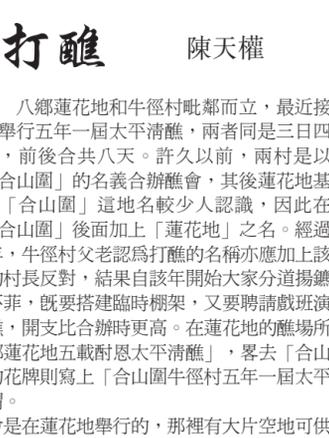
對付皮膚冬癢的辦法是讓患者換上寬鬆舒適全棉內衣褲，少吃刺激性食物，患者癢癢時，可用手輕輕拍打發癢的部位，同時盡可能轉移患者的注意力。如嚴重時，可讓醫生開些抗過敏藥和鎮靜藥物，外搽一般則用止癢劑。

但是家屬千萬不能用熱水浸燙，但肥皂止癢，亦不可隨便用皮藥膏塗抹發癢處，這樣做反會讓患者症狀越來越嚴重，形成惡性循環，增加患者的痛苦。

**醫學養生**

我北遷新界多年，因為果僅存的鄉村戲院在兩年前無聲無息地結業，多麼可惜。

住到北北，要看電影，最近的正是粉嶺戲院，只消步行二十分鐘，就來到位於聯和墟的這家戲院。我愛它的鄉土風情，是兩層樓的長方形村屋式建築，樸實無華，甚至保留了三角尖頂，上面還鋪着瓦片。購票時也叫我驚嘆，因為不設電腦售票，售票員手持紅筆塗着劇位表，然後把座位號碼寫在戲票上，我拿着那古老的票子興奮莫名，簡直感到時光倒流二十五年。直到結業，粉嶺戲院仍拒絕電腦化，堅持人手劃票，相信全港只此一傢了。



牛徑村打醮由喃嘸師傅進行迎神登壇儀式